

新编历史剧

腹 蘖 斩 子

飞 舟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

PDG

新 编 历 史 剧

腹 藪 斩 子

飞 舟

河南省戏曲工作室

1981·2

人 物 表

腹 黄享（音吞）——秦惠王之相国，墨派巨匠，六十多岁。（简称腹）

谢 宜——腹黄享的爱门生，墨子信徒，秦国新任司寇，三十多岁。

腹 妻——腹黄享的夫人，四十多岁。

谢 妻——谢宜的夫人，三十岁。

腹 亨——腹黄享的独生子，二十岁。

赵 肃——司寇衙门捕快头目，三十岁。

笔 吏——司寇衙门录供笔吏，四十多岁。

陈 兴——相国府管家，四十多岁。

丁 华——咸阳贫寒书生，十九岁。

丁 母——丁华的母亲，六十多岁。

方 青——咸阳贫寒书生，丁华的同窗学友，十八岁。

王 淦——秦惠王的左吏，五十岁。

王 贵——王淦的独生子，十九岁。

店 家——咸阳祥云楼酒店主人，三十多岁。

家 郎——相国府家郎，腹亨的爪牙，十八岁。

丫环、家丁、车夫、校尉、衙役、捕快、刽子手等若干。
咸阳百姓若干。

场 序

第一场	凶	杀
第二场	收	监
第三场	讲	情
第四场	严	训
第五场	判	斩
第六场	正	法

第一场 凶 杀

〔战国时代秦惠王在位时，某年春天。

〔咸阳祥云楼酒店。

〔此店分楼上楼下，富丽堂皇，颇为壮观。

〔方青内声：仁兄，快来呀！

〔丁华内声：来了。

〔方青、丁华上。

方 青 好一派阳春美景啊！

（唱）垂柳青杨织翠带，
粉桃嫣李映楼台。
蝶飞蜂舞入花海，
香风阵阵扑面来。

丁 华 贤弟，你往远处看。

（唱）渭河清流把田溉，
催得麦绿菜花开。
秦岭险峻成要塞，
关山巍峨壮胸怀。

方 青 仁兄，你看这春光明媚，景色宜人，你我弟兄何不
到在祥云楼上，饮他个一醉方休呢？

丁 华 如此甚好，贤弟请。

方 青 仁兄请。

店 家 （上）客官，要吃酒吗？请。

丁 华 正要吃酒，须寻一清静亮堂之处，俺要观赏风景。

店 家 客官，这楼上就亮堂幽雅的很呐。

丁 华 如此甚好，头前带路。

店 家 请。（引二人上楼）二位请。（指另一侧，方青欲往，丁华阻之）

丁 华 贤弟，我们就坐此处，正好观赏京都风景。

方 青 如此甚好，仁兄请坐。

丁 华 贤弟请坐。

（二人入座）

店 家 哎，客官，请到那壁厢坐。

丁 华 怎么，这个地方，我等坐不得么？

店 家 这个地方嘛……（欲言又止）啊，好，好，二位就随便坐吧。客官，你二位用些什么？

丁 华 醇酒一壶，小菜两盘。

店 家 （背白）原来是一对穷酸。伙计们，醇酒一壶，小菜两盘，来罗！

〔店家下楼，丁华、方青倚窗观景。

〔店家端盘上，给二人摆酒。

店 家 二位客官，尽兴的饮吧。（下楼，下）

腹 亨 （内唱）阳春三月逛美景——

〔家郎带马，引腹亨上。

腹 亨 （唱）阳春三月逛美景，

马蹄得得得得，达达达达荡清风。

烟花柳巷未尽兴，

祥云楼取乐走一程。

虽然相父家法重，

全仗慈母将儿疼。

京都内外任纵横。

做一个花花太岁其乐无穷。

好不快活也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家郎 公子爷，祥云楼到了。

腹亨 扶爷下马！

〔腹亨下马，家郎牵马下，复上。〕

家郎 相府公子爷到。

店家 （上）公子爷到了，楼上请。

腹亨 带路。

〔三人上楼。腹亨见临窗座席被占，不悦地站立一旁，店家见状吃惊。〕

腹亨 哼！

店家 客官，你二位请那壁厢去坐。

丁华 店家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尚未饮完，何来驱赶呢？

店家 客官，相府公子爷到此，请二位让座。

方青 这……（有些害怕。）

丁华 （处之泰然）咳，想这酒楼饭庄，乃招徕四面，接待八方之所，五湖四海，不分农商，饮酒付钱，不计贵贱，管他什么王孙公子，庶民百姓，自然是谁早谁占，并无以贫让贵之理！

店家 这……说的有理，不过——（欲附耳劝丁）

腹亨 店家，你在那里唠叨些什么，为何不与爷打坐？

店家 哎，是，是，这就来。（向丁、方）二位，还是请那壁厢去吧。

方青 仁兄，我们还是那壁厢去坐吧……

丁华 我等先来，理当坐此。

家郎 公子爷，有俩穷书生摆起臭架子了，他们就是不让座位。

腹亨 嗨，竟有此事！公子爷活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敢和爷顶撞的，家郎，赶下楼去！快！

家郎 是。呔！这俩穷小子听着，这样云楼乃是我家公子爷常来常往的地方，咸阳城内，哪个见了不给他让坐，尔等竟敢如此大胆，还不快快滚过一旁！

丁华 哪！狂妄之徒，出言不逊，真乃欺人太甚！

店家 二位客官，有道是：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还是赶快下楼去吧。

方青 仁兄，我们惹他不起，不如走了为好。

丁华 以理而论，怕他何来？

家郎 嗨嗨，这小子胆儿还不小哩，你想找死呀！（捋袖）

丁华 小小家奴也敢仗势欺人，真乃岂有此理！

家郎 公子爷，他不但不让座，还骂人哩！

腹亨 啊，真乃胆大包天。家郎，教训于他！

家郎 是，滚过去吧！（扭打丁华）

店家 哎，公子爷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呀……

〔店家拦家郎，劝阻。〕

方青 仁兄，快走！

丁华 （忍无可忍）腹公子啊，腹亨！你平日横行京师，欺压良善，今日小生并未触犯于你，你为何如此的蛮横？想你们官宦子弟，养尊处优，视庶民为草芥，观王法如儿戏，俱是仗着老子的屁威风也！

家郎 公子爷，他骂你仗着相爷的屁，呼，呼，吹风哩！

腹亨 扎，扎，哇呀呀……与我打！

家 郎 招打！

〔家郎打丁华、方青，店家阻拦，被拨过一旁。腹亨追打丁华，丁被迫举凳自卫，腹亨拔剑刺丁华，剑穿胸肋，丁华倒地。〕

方 青 （从楼梯上爬起）啊！仁兄……（见丁华被刺，抱头逃下）

店 家 哎哟，我的妈呀……

腹、亨 店家，酒来，打酒来呀，喔啍啍哈哈……

家 郎 噫嘻嘻……

——切光·幕急落

第二场 收监

〔二幕前。〕

丁 母 （内唱）我儿惨死噩讯传——

〔方青扶丁母上。〕

丁 母 （唱）晴空霹雳降祸端。

相府公子多凶残，

惨杀我儿太屈冤。

方 青 伯母！

（唱）新任司寇官清廉，

铁面无私美名传。

咱舍生忘死去告状

丁 母 （齐唱）此仇不报心不甘！

方 青

方 青 伯母，前边不远，就是司寇衙门了。

丁 母 怎么，前边不远，就是司寇衙门了，快扶老身前去鸣冤告状。

方 青 伯母，咱们走！

丁 母 走，走哇！（跪步，方青扶起，下）

〔二幕启。景现司寇衙门大堂，威严肃穆。

〔衙役、校尉、捕快上，站堂。

〔笔吏、赵肃上，引谢宜上。

谢 宜 （念）执掌刑律法度严，

铁面无私辨忠奸。

整肃国风申正气，

铲除邪恶保民安。

本官，秦国惠王驾前，新任司寇谢宜。奉了相国腹
黄享之命，出京察访左史王淦之子王贵欺辱民女，鱼
肉百姓之罪。三日以来，俱已查清，罪证俱全。待
我速审王贵，禀报相国。来呀，带王贵上堂！

赵 肃 带王贵上堂！

〔二捕快押王贵上堂。

王 贵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把老子给扣起来啦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小心老子回来跟你们算账！（立而不跪）

谢 宜 嘟！罪犯王贵，上得堂来，为何立而不跪

王 贵 嗨，公子爷活这么大，只见别人给我下跪，还没给别人下过跪。

谢 宜 一派胡言，再若不跪，打折尔的双腿！

捕 快 跪了！（踢王贵跪下）

谢 宜 王贵，你在京都内外，如何欺辱民女，霸占民财，还

不从实招来。

王 贵 我说司寇谢大人呐，你是才来京城当官吧？可不，才一个月，多寒碜呀！不过，这也难怪，你还不认识我。我乃左史王淦之子王贵，人人见我骨酥害怕。我老子王淦，终日不离国君左右，你该知道吧！因此，我说这码子官司，你就不要多管，快让我回家去吧。
（起身要走）

谢 宜 大胆！（捕快逼王跪下）大胆狂徒，为非作歹，欺辱民女，霸占民财，人称混世魔王，百姓切齿痛恨。今日上得堂来，一派胡言，不动大刑，量你不招。来呀，看大刑侍候！

王 贵 怎么，要来真的啦？我招，我招好啦。

谢 宜 从实讲来。

王 贵 我讲！

（念）常在坝桥抢美女，
桑园逼疯农夫妻。
南郊霸占千里马，
西城夺来俩宝珠……

谢 宜 （念）你如何逼民女悬梁跳井死？

王 贵 （唱）公子爷只管快乐，
死活全不知。

谢 宜 你在烟花柳巷，与人争风吃醋，可曾将一富商杀死？

王 贵 这……哎，那事儿多啦，谁能记那么清，你看着办吧。

谢 宜 命他划押。

笔 吏 划押。（拿状子，录供上前）

王 贵 （划押）招了又怎么样？有我老子替我撑着，你连公子爷一根毫毛也动不了！

（掷笔于地）

谢 宜 押下死囚牢！

二捕快走！（押王贵）

王 贵 往哪儿去呀？

二捕快走囚牢！

王 贵 死囚牢，我的妈呀，他真的不看面子呀……

二捕快走！（押王贵下）

谢 宜 笔吏，速整案卷，待我禀报相国。

笔 吏 俱已齐备。

〔传来击鼓声。

〔丁母内呼：冤枉啊——

赵 肃 禀老爷，有人喊冤！

谢 宜 一案未了，一案又来，待爷一并问了。来，带喊冤人上堂！

赵 肃 喊冤人上堂！

〔丁母、方青上，跪。

丁 母 大老爷，冤枉呀！

谢 宜 这一民妇，上得堂来，口喊冤枉，可有状子，可是口诉？

丁 母 写状不及，民妇要口诉。

谢 宜 你且讲来。

丁 母 老爷呀！

（唱）老身我居咸阳家境贫困，

独一子名丁华苦读诗文。

今日里祥云楼去把酒饮，
遇见那相府子仗势欺人。
逼我儿让出那临窗座位，
儿不允腹公子起了杀心。
执利剑刺我儿穿胸透背，
儿惨死饮恨瞪目鲜血淋。
求老爷将凶手捉拿问罪，
惩恶少报大仇以慰冤魂。

谢 宜 这一老妇，听你之言，那杀人凶手，可是相国府公子？

丁 母 正是。

谢 宜 人命关天，杀人凶手你可认的准？

丁 母 认的准。

谢 宜 看的清？

丁 母 看的清。

谢 宜 凶手现在何处？

丁 母 凶手还在祥云楼上饮酒，请老爷速去查看。

谢 宜 这……

笔 吏 （背白）这下子可就麻烦了！

谢 宜 （唱）这一状告的顶了天，

炙手可热好为难。

王公大臣我不怕，

此案却把恩师连。

这一老妇，你今状告相府公子杀人，空口无凭，何人为证？

方 青 小民方青为证！

谢 宜 这一老妇，状告相府公子杀死她儿丁华，你可是亲眼看见。

方 青 方才伯母所言，句句是实，那腹亨杀死丁华，乃小人亲眼所见。

谢 宜 方青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况她所告，又是相府公子，你就甘愿为她作证不成？

方 青 启禀老爷，丁华乃小人同窗学友，为人耿直，品学兼优，今日无辜被人杀害，实在冤屈，小人愿为人证。

谢 宜 赵肃！

赵 肃 在！

谢 宜 命你速带捕快、仵作，捉拿凶手，验明尸体，带来店家询问。

赵 肃 禀大人，验明尸体，带来店家，小人可办，这捉拿凶手嘛……小人不敢。

谢 宜 却是为何？

赵 肃 小人在司寇衙门当差多年，前任司寇办案，只要闻听是大官的儿子，就……

谢 宜 怎么样了？

赵 肃 就不去捉拿。即使捉来了，也是前门押进，后门放出，只不过掩人耳目，走走过场罢了。

谢 宜 这……

丁 母 （悲愤地冷笑）嘿嘿嘿……

谢 宜 这一老妇，为何发笑？

丁 母 适才老妇来衙告状之时，邻舍们都说：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官官相护在朝班，自古如此。劝我不必来告。可

又有人言，新任司寇谢老爷，为官清正，铁面无私。老妇才冒死前来为儿呼冤，不料谢老爷也与那些贪官污吏一般无二，惧怕权势，欺压百姓。老身纵有天大的冤枉，也是呼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了。哎……我的儿，你就这样白白的屈死了哇……

（悲泣不已）

谢 宜 （唱）书生尚有忠义胆，
为友甘把风险担。
老妇痛哭声声惨，
如同烈火烧心肝。
做官不与民作主，
有何面目立人间？

（夹白）也罢！

查明案情是关键，
莫让凶手逃外边。

（击案）笔吏、赵肃，命你二人速去办案，闯下祸事由爷一人承担。如若跑了凶手，拿尔等是问！

笔 吏
赵 肃 是，走！

〔二人带捕快、仵作等下。〕

谢 宜 这一老妇，书生方青，你们且下堂等候去吧。
丁 母 多谢老爷。
方 青

丁 母 儿啊……（二人下）

谢 宜 （唱）初上任到相府把恩师请教，
与公子也曾有一面之交。

我观他甚狂妄性情凶暴，
还须要用智谋让他划招。

〔内声：走！笔吏、赵肃上。〕

赵 肃 禀老爷，我等到在祥云楼上，腹公子正在饮酒，他借酒发疯，竟敢拒捕行凶。小人已命捕快将他押来公堂。

笔 吏 验尸已毕，丁华确是被腹公子杀死。

谢 宜 店家可曾带到？

赵 肃 一并带到。

谢 宜 先带店家上堂。

赵 肃 带店家上堂。

店 家 （上、跪）叩见老爷。

谢 宜 腹公子如何杀死书生丁华，你可从实讲来。

店 家 这……

谢 宜 分明惧怕相府权势。老爷与你作主，只管讲来。

店 家 老爷容禀。（喷呐牌子）

谢 宜 这就是了。日后遇上豪强恶少欺压百姓，从速来报，老爷有赏。回店去吧。

店 家 多谢老爷。（起）哎，实指望：生意兴隆多赚钱，谁料想，赔本蚀利吓破胆，冷汗再也擦不干。倒霉——
（下）

谢 宜 带腹亨上堂！

赵 肃 带腹亨上堂！

〔捕快带腹亨上堂，亨仍在半醉中。〕

腹 亨 （上、看）咦，这不是谢仁兄吗？仁兄，不知是你在此坐堂，竟让小弟受这个窝囊气儿，你看看，还带个

这玩艺儿呢（指铁枷）……

谢 宜 我命尔等请我家贤弟过府议事，为何带枷上绑呢？
贤弟，你受委屈了。去刑，打坐。

赵 肃 （背白）让我等去得罪人，他倒送起人情来了……

〔捕快为腹亨去刑，打坐。

谢 宜 两厢退下。

〔众役退下，谢宜拉住笔吏，示意录供。

谢 宜 贤弟请坐。

腹 亨 （坐）这才象话嘛。堂堂相府公子，也能带枷上绑的？

谢 宜 为兄素知贤弟勇武过人，气量非凡，今日为何与草莽百姓顶起气来了？

腹 亨 说来，也太气人了。小弟平日饮酒，常坐祥云楼上临窗一个座位，甚是亮堂舒适，可以观赏城中景色。不料今日被两个穷书生占去了。小弟要他让位子，可他就是不让，且还出言辱骂于我。

谢 宜 真是自不量力阿！

腹 亨 是嘛，我父在朝，劳苦功高，辅佐秦王，威镇诸侯，俺身为公子爷，谁人不尊，哪个不敬？不料那一穷书生，竟敢以卵击石，岂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惹得小弟一时性起，就这么一剑，把他给结果了。仁兄，你说痛快不痛快？

谢 宜 倒也痛快。

腹 亨 利索不利索？

谢 宜 实在利索。

腹 亨 哈哈……